

去了一路，听了一路，哭了一路，更多的时候只能是沉默。
冲破自身的思维之后，需要的
不是一种表达，而是进入更深层
面的思索……

生

命

的

感

悟

SHENG MING DE GAN WU

李御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生
命
的
感
悟

S
H
E
N
G
M
I
N
G
D
E
G
A
N
W
U

李 御 著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(鄂) 新登字 05 号

生命的感悟

李 御 著

责任编辑: 张正平

责任校对: 朱久山

封面设计: 王祥林

责任印制: 周铁衡

出版者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

邮编: 430022

发行者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 5837121) 印刷者: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插 页: 2 印张: 6

版 次: 1998 年 5 月第 1 版

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 110 千字

印数: 1—2000 册

ISBN 7-5354-1676-4/1 · 1294

定价: 14.00 元 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序

张立功

我与李御相识于华工大校园。在新闻系学习期间，李御就一直在注重充实自己，他写新闻、写散文、写小说，常有作品见诸于报刊。他的散文“头巾”曾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来到楚天电台后，他在新闻部当过记者、编辑，不久就担任了文艺部主任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仍笔耕不辍。他采写的“台长严查错别字”一文在《新闻出版报》头版发表后，几家文摘报都予以转载。他参加了“重访长征路”采访团，圆满完成雪山草地的采访任务后，写出的札记“生命的感悟”很快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发。他之所以选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，我想，这也许是缘于他对人生的许多独特感受吧。

李御的散文集有很多篇章是写乡村生活与人间亲情的，很真实，也很感人。他与我一样，从小就经历过磨难，但“磨难虽多心无瑕”，这种“无瑕”，是历经沧桑而难以磨洗掉的对生活的激情与对事业的钟爱。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

人的特征：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。

一个新闻工作者，能不懈地在文学领域中去追寻，并将此视为生命的一部分，最简单地来说，是一种扩充和丰富自我的自觉。所以，我谈一点文学以外的话题，也许能让读者更多地去了解作者的作品与心路历程。

记得我在《历史在这里转折》这本书的后记中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一切都是过眼烟云，唯有事业是永存的。”我愿以此与李御共勉。

1998年1月6日

（作者系楚天电台台长、高级记者）

目 录

序	张立功 1
感谢生活(代自序).....	1

依依亲情

头巾	11
父 亲	16
苦 艾	23
那镂心刻骨的眼神	28
箬姑山,我儿时的摇篮.....	33
村 魂	39
故乡的槐柳	42
母亲的眼神	47

点点心泉

乡野中走出的女性	51
女人与海	56
一位纺织女工的内心独白	60
秋 思	63
春 望	65
心,永远年轻	68
傍晚,我漫步在青年园	71
碗	75
爱 物	79
难忘书荒时	82
同龄人的歌	85
美之真谛	87

目 录

悠悠陆水情	89
送 行	93
学会生存	96
生命的感悟	99
《缪塞传》后记	103

殷殷呼唤

历经沧桑长呼唤	109
渴 望	113
难圆青春梦	115
人生的一课	119
在松桃留下的记忆	121
匹夫忧思录	127

目
录

磨山片石·····	133
实习见闻录·····	135
凉岩渗入学蝉声·····	140
心之寄托·····	146
两情难却·····	148
走进川西北·····	150
情采 积累 深挚·····	171
后 记·····	182

感谢生活

(代自序)

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冬日，启明星悬挂苍穹，鄂东南一个小镇的一间极平常的瓦房里，一个瘦弱但并不算难看的男婴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据说第一声啼哭，噎了好大一会儿才放出声来，家人为此好不着急，一阵嘹亮的哭声过去之后，就归于平静，平静得再也听不到初时的那种嘹亮。

不知是未遂父母之愿，还是因了别的什么，男婴着一色花童装，于是街坊便称男婴为花伢。

花伢自幼喜静，不甚爱热闹，有时能端坐门槛一两个时辰，这似乎有违于天性。有邻居便背着其父母说花伢非傻即呆，日后准是李家的累赘。

花伢至今还能十分清晰地记起邻居当时说这些话时的神情语态。但无论邻里做何种猜测和评判，花伢总是那样：寡言、不爱动，没有小孩年幼时应该有的那份淘气和撒野。

花伢便是我。

当我在大人们那种异常的眼光中稍稍长大些之后，便

与母亲下放到了大屋村，这里实际离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仅十几里地。与我们家一道，随那次全国性大饥谨一起流放农村的家庭还很多。就在我还懵懂不谙世事时，上帝已经给我的命运做了另一种安排。

外婆曾经请村里一个叫“水牯”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。记得那是一个大晴天的晌午，外婆领我走到“水牯”的身边，“水牯”正在村中间的晒谷场上晒太阳。他先摸了摸我的头，然后又摸我的脸，外婆一边给他说我的生辰八字，一边看着“水牯”的脸色。

“水牯”双手靠在两胯中间的拐杖上掐算了半天，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“我给您家直说，花伢日后当官是没得指望的。”外婆说：“当个么官，有口饭吃就行了。”“水牯”接着说：“饭是有得吃的，花伢是个虎伴猪眠的八字，衣食茶饭是不发愁的。”外婆乐了：“虎伴猪眠，有得吃。”外婆很知足地给了“水牯”四角钱。

这是我第一次算命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虽然我日后曾到过许多名寺古刹，即使在成堆的善男信女中间，我也不曾问过菩萨。既然上帝主宰了你那八字，又何必去自寻烦恼呢！

也是在外婆给我问命的那一次，记得我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问过“水牯”一句：“我长大以后能上大学吗？”“水牯”非常肯定地回答我：“没得么指望。”当时我就读于小学四年级，我发蒙时不到五岁。

“水牯”的一句话，打碎了我羞于在人前直说的那种朦朦胧胧而又很强烈的向往。它一直折磨着我，直到我一九八三年考入一所重点大学的新闻系。也算是“水牯”给我开了

一个玩笑。不过，我至今的人生之路，也正好印证了“水牯”的第一道谶语，我虽然有过这长那长的头衔，但都没有上红头文件，好在我对仕途无多大兴趣。

应该说，乡村的生活是一种多彩与贫乏交织的混合状态。除了夏夜的“捉羊”，让你累得汗流浹背，玩的和看的都皆大欢喜，冬宵火塘边讲不完的鬼怪故事，让你听得毛骨悚然，不敢出门小解，但你总也挣不脱那份儿时的好奇之外，便是一个个难耐与枯燥的长夜。

我已经记不起我读的第一本课外读物的书名，但率先牵着我走入另一世界的是一本名叫《红旗插上大门岛》的大部头小说，其中描写解放军战士岛上丛林中捕蛇的情节，我现在还能背诵一小段。还有《山乡巨变》中一对农村男女热恋时成“吕”字形的比喻，都印象极深。我甚至在三天时间内，一边装着听课，一边悄悄地读完了《苦菜花》。我还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只是因生字太多，留给今天的记忆已十分模糊。这些书籍，都是我上县一中的堂姐从校图书馆借回的。只要她能把书转借给我，让我给她家抱柴、挑水，干什么都乐意。为了借一本小说，我曾在一位同学家里等了整整一下午，还遭受过同学祖母的一顿白眼，但当我拿到书摸黑走十几里山路赶回家时，一切都丢在了脑后。

就那时的文化知识，读这些书无疑是囫圇吞枣。也许就是在这种书荒与渴求的强烈反差中，滋生了我的作家梦。

在十分贫瘠的土壤中生发出的对文化的向往，就如同石头缝里的稚苗，注定是要经受雨打风摧的。

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儿女生活在那个贫穷的山村，艰难

生命的感悟

与窘迫，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在县城工作的父亲每月三十多元钱的薪水，除伙食费外，是不够我们在农村买口粮的。家里仅有的一把烧水的铜壶被生产队收走抵债。母亲每天天不亮起床，夜深人静时，还在不停地铡猪食，从早忙到黑。她老人家一双手的关节，比正常男人的还显粗些，双眼见风流泪，小妹妹拉肚子因无钱医治，被折磨得九死一生，这些都是那段生活的馈赠。

在苦难中求生存，成了一家人生活的全部。

我八岁就上山斫柴，十岁下田干活，十三岁就与大人一样，拉着沉重的打谷桶在烂泥田里一步一步地爬行。每年暑假，一个人一天要栽一亩田的稻子，凌晨三点钟起来拔秧，天黑尽了才栽完收工。如此日复一日，右手栽肿了就换左手，整个暑假就是这样在日晒水泡中，与秧苗、蚂蝗为伴度过的。

我常常想，即使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，但我并不惶恐，因为生活在给人苦难的同时，也把超常忍耐的基因注入了我的血脉，并使我终身受益。

我尊重我自己的“苦难情结”。

最可憎恨的是农村的恶势力。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时，我却被拦在了高中门外，理由极端荒唐。我从小就萌生的上大学的梦，过早地被掐灭了。当村民们举荐我当民办教师时，却被有权有势的大队支书的儿子顶替了。当时到底有多少路遥笔下的高加林，恐怕谁也无法计算。

走向外面世界的渴望时时撞击着我。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参军入伍了。这是我第二次离家。第一次是十五岁当民

工参加襄樊一项国防工程建设施工。

大山沟里长大的我，来到了大都市北京，我是在一个多事的年份走进北京的。唐山地震的那天晚上，我在连队的饭堂里写新闻稿，刚刚回班里躺下不久，一阵剧烈的摇晃，把我和战友们赶到了户外。过后，就睡上了两百多人一张床的特大统铺。在痛悼伟大领袖的日子里，我与茫茫人流一起走进了悲痛的人民大会堂吊唁厅。这之后不久，在庆祝共和国那次历史性的转折的游行时，我与战友从使馆区将锣鼓一直沿长安街敲到了西单路口。

也许谁也猜不透一名年轻普通的中国士兵，站在天安门广场时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

生活的反差，一下子使我长大了许多。

是年底，部队一下子被火车拉到了川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，一项重要国防工程与共和国士兵的命运连在了一起，有几位战友就长眠在了那片山岗。其中有一位四川籍的战友颇有才华，一位可心的川妹子还远在故土企盼着他早日回家完婚，可惜他英年早逝，面对死者，灵魂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。

入伍的头两年，我当过瓦工、炊事员、装碴手、风钻手。滴水洒满军衣的尴尬，三班倒难以适应的昼夜颠倒，就着冰棱洗濯浑身尘垢的寒冷，在坑道里累得只剩下想好好睡一觉的唯一欲望，还有塌方对生命的威胁，我都经历过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对人生和生命的体验，变得简单而又深刻。

就在我与战友贯通第一条坑道的时候，一份电报将我召到了部队机关。起因是我所撰写的一份连队总结材料被

生命的感悟

政治部看中。提议将我调往机关的是辽宁籍干事王文刚同志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我步入新闻工作者的行列，稍后开始业余文学创作。

至今只要有人提到“机遇”二字，我立马就会想到王文刚。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需要机遇的。我真想说：善良的人们，不要吝啬机遇，多多赐予或者赠予他人吧。知遇之恩，会让人记住你一辈子的。

凭着全身心的投入和酷爱，我的许多新闻作品陆续见诸于军内外报刊，有的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我每年的多半时间是在偏远连队度过的，我不但是战士，我还是吃过苦的农民。有这，我能克服和战胜许多。我像首长们所期待的那样，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戴上了两枚军功章。

生活，不可能给你清一色的鲜花和玫瑰，也还会给你其它。就在我政审合格、体检合格，只待审批提干时，停止从战士中提拔干部的明文通知也下到了部队。整整一个晚上，我躺在借住的晋北老乡家的土炕上，没有合眼。当一个人从向往新生活的期望顶峰跌落时，谁都会有一种难以自持的感觉，何况又是那种价值取向单一的年代。一夜之间，添了几许白发，但第二天我照样出早操，那年我仍然荣立了三等功。

一位曾经找上家门，要同我结百年之好的靓女，见我提干无望，也自言作罢。我平静地与她握手告别，我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让她去分担我生活中的波折。

我在绿色军营度过了五载春秋。

我常常这样想，如果说我的血肉之躯是父母所给，那

感谢生活

么,其他的则是乡村与军营所给予我的。乡村与军营是我人生的两大课堂,一个给了我苦难,一个给了我磨砺,两者之于我,是一笔值得珍视的财富。

这些年来,我还经历过许多,生活让我逐渐走向成熟。但无论我身在何处,总会时常思念养育我的那片热土,总也忘不了打磨过我灵魂的流动的军营。

如今的我,一如三十多年前的花伢,不甚爱热闹,喜欢独处。我常常与自己对话,与过去的岁月对话,而我最想说的是:感谢生活!

